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七十二

元　許有壬　撰

題跋

跋賀宏遠墓志

永新賀宏遠沒其鄉人馮君敬宗出草廬吳公所為誌誌其童時能直叔枉疾不應科擬其文不愧中者司帑教邑舉能有為天茍引年當樹立大有可觀此誌者之

不能不悲也予獨愛其事親而能娱失母而能喪無愧於心矣無愧於心壽不足悲也敬宗請書以慰其子又出其詩跌蕩清麗讀之如見其人予所謂不足悲者又不能不為之悲焉

跋鄭氏蘭亭

蘭亭序世言右軍醒後更書數千百本莫有及者一手且爾則知後之木石傳刻者不能不失其真也余南北所見無慮數十手而同者纔一二豈昭陵本世不可傳

所摹皆醒後書耶抑後之善學者自為之耶晚得鄭氏所藏本為差勝然不敢作退之大言姑書以俟知者

跋高本齋詩藳

仁皇懲吏百司胥史聽儒生為然而儒實者不屑為為者率儒名也承乏之所寓即扣實者果無幾天機鼓動蓋欲一掃宿弊且旻旻若是則人材之難不間于大小也予幼僑鄂見掾於省者多俊偉士人望而重之由是而分藩持憲者相繼而見三十年來望之者日益輕僻居

時見朋游盛言本齋高君之賢扣之儒實者也而又飄然謝去扣而實者益無幾矣將行出詩稿求書其端觀其詩益知其實詩之長行之潔諸公序之悉予獨有感於本齋者為書所見而期之

跋周益公而下廿四人寄馬會叔四十七帖

周益公而下廿四人四十七帖皆簡鶴山馬公侍郎者也侍郎與晦庵友善德望伏一時簡所稱非溢美也而廿四人者林栗京鏜在焉尺牘往來人情有不能免焉

者非有私於子我之私也鏜後大拜而侍郎止法從予因有以見宋之不綱焉陵谷變遷國不能有其圖籍而馬氏傳守遺墨寶襲如新至侍郎玄孫之子武昌郡博士泰之又能表褾於世可謂賢矣泰之之子孫其尚保之哉

跋張子湖寄馬會叔侍郎三帖

唐以書取士書以法晉故多造精玅宋人不及唐者不獨人不專習大抵法唐欲泝洄至晉而有未至焉李建

中後蔡蘇黄米皆名家南渡稱張子湖朱子稱其不把持愛放縱九原不可作無從一問不知書法果如斯而已乎是三帖皆與同年鶴山馬公者也吾同年劉壽翁不能忘情者有以哉

跋劉莘老書金剛經

劉忠肅公出處大節王嵓叟奏劄可見其平生剛鯁豈徼福於不可致詰之地者其貶所書佛經豈昔人所謂逃禪者乎觀者勿以日誦十部一語遂疑公也若夫是

經之妙古今贊述備矣予雖未學佛長人豈欺我哉

題舊寄高元用小詩

至大己酉予旅食京師與洛陽高君元用共爨以食天大寒嘗複衾而寢有兩鬢煙塵朝共爨一窓風雪夜同衾之句君笑曰此他日話柄也俄皆用茂異調校職元用餞予北而後南焉予赴遼州倅遇便郵繼以為君拈起當時語應見相思萬里心為四句寄之後雖蹤蹤南北有便必書而迄無報章每念一日見之當詰其後其

弟元博佐興國幕謂予忘也謄以見寄予游長沙其子萬里持以來拜倒指二十六年元用奄逝亦十八年元用長予一歲相從時才二十四沒時才三十八余癡頑閒話視元用所得不既多乎鄙言散四方人裂弃不少而戲語片楮什襲如新葢敬兄執弟也敬父執孝也孝弟萃一門有不熾而昌者乎予方悲元用之不壽而有喜元用之有悌有子焉元用不死矣

題劉氏族譜

長沙劉彦恭奉家譜請言由其本求其支茫洋棼錯殆不可知精索綿視則某先某後皦乎其各有合也士大夫家貴知其族及蕩於兵䆠相世系之隆子孫有不知其自出者况齊民乎士大夫家能有其譜者百不一二也彦恭之先世有聞人考明德業進士有聲早卒彦恭相其弟某幼沖于成譜之蔓衍後又可知已歐陽子用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畧上起高祖下止玄孫多而不亂遠而無窮彦恭其亦究此乎子嘉彦恭能子故進

之士子講學此其先者也彦恭勉之

題劉先生所藏予青山詩

元統癸酉七月予避暑江夏青山高武肅祠有十詩書以遺友人劉君光遠同年歐陽原功既為跋予京師歸光遠又請予自題其後癸酉距今七年年非甚遠而予中間待罪政府最久上負聖天子下不能推毫髮利澤於人又不能自安其身於伴食之地當其關横議而孤立也若乘小舟而涉大海若抱漏瓦而沃焦釜蹂拂百

至氣奄奄蘄屬者屢矣原功學士議事嘗在列盖親見者也當是時也思青山之遊其可得哉賴天子明聖大臣包荒不加以罪釋之使歸得見舊跡為幸多矣既以自幸又因以自勵焉詩非佳也光遠不投之江為我藏醜乃什襲之則凡後有所作其敢苟哉非欲持是又以求售也覬其頗工以歌頌太平於山間林下不徒為山水之役而已也昔約原功游衡湘原功歸而予在政府今予歸而原功在翰林光遠其里人見當為我申之約

茍踐詩當百倍青山矣姑書此以俟

題歐陽逕存詩

訥庵中執法口歐陽逕存不釋謂能候人脈審貴賤吉凶無爽予既識而徵之益信其術之異一日論方技及星命學則又所精者屬有釆薪憂推原精微指授湯劑所苦尋愈談玄養生皆號有得雖已訝其多能而直以術者待之最後出所著詩文一帙丐一語表其勤文古而法詩清而腴始知其為儒而游於方技者也噫世以

一人之毀譽一時之見聞遂以為盡其人其不合者衆矣遻存所著當代名筆叙之詳矣予特哀其不遇而以為長育人材者勸庶有合焉遻存曰吾老矣將歸賣槳鄉里不復出矣予曰世之如君者可勝道哉觀是或有激也遻存曰唯

題羅善先赤壁賦

漢嘉羅慶善先予為淮漕時掾也儒雅緣飾翹然如野鶴之在雞羣嘉木之在蓬藋衆人遇之不忍也除建寧

照磨地官辟掾善先曰與我蹈躋凡穴培植一級豈若安吾一命盡吾所當為者哉即日歸待次維揚予嘉其去就之審而復自喜昔者遇之之厚之明也予南歸逕予召伯埭從至儀真日且泱予將泝江出東坡赤壁二賦四軸前賦則困學鮮于公書後則松雪趙公書請曰先公在江南名勝爭内交此二公騈奇合美以奉先公者也公沒慶昆季在幼賦遂失游金陵見之王氏家上書先公字如新不覺泣下加其原直而得焉儌一語記

之後子孫將不敢墜失予聞知書者我朝字畫趙松雪號獨步至於行書困學實轢而過之松雪於是極力頡頏而世之議者蓋自有優劣焉二公皆一時書學宗匠也乃共書二賦以奉羅公其所與可見矣公名光錫字漢臣號玉泉子少力學負氣節至元間為尚書省都事轉兵部郎中與時相不合即退居西山耕牧自怡構亭玉泉扁曰枉笏其寓意有在也游江漢吳越終于江南予嘗悲世家子先世丘隴有不得保者況圖籍乎父沒

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况父之字在其上者乎手澤在焉字在焉委之他而不恤則亦忍哉禮遺書藏之廟孝子仁人之所甚重者也若善先者可謂孝矣孝而移忠吾又知善先之能顯其親矣能顯其親視字之在書者益彰彰矣善先其勉之

題莆田黄氏族譜

宗法廢而族姓之辨興氏族之志立無乃違其原抵而即其支流乎經殘禮壞其亦愈於已乎人一身其來尚

矣少而至於多近而至於久則不得不分分而益多以久至親盡而為途人勢也使多而不紊久而不迷則圖譜之作可少哉唐宋士族亡其宗譜名門右族莫究世次宋歐陽公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畧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百世不易之法也雖其言稍過於激議者取其大可也而乃指摘詆訐猶法家拮索真少恕哉武昌水陸提舉莆田黄君出其族譜自晉晉安守元方而下迄於今簪纓世家絶無而僅有者也世逺系紊

固或不免視世之漫不能究其先者有間矣諸黄自叙其譜者元豐而後濟濟有人因其語而有以與之夫世之能世其世者世其德也非爵禄之謂也富貴烜赫未必華其宗而謹德力學不墜世訓者休光可百世也惟其發之於既盈不期而至不得已而出措諸事業而不悖揆之世訓而有光其庶幾乎若夫少不盬仕流為憤恨以譜圖為入仕急務非所望於黄氏也提舉試以語諸族人將有感於予言者也

跋胡安常所藏坡字

坡公論顏魯公書謂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天下後世之識者不能有異辭匪服其人服其公也坡公此帖盖有得於魯公者鮮于伯幾以為魯公爭坐之流其真知者哉六一翁辨瘞鶴銘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知此則知坡公此帖有契於魯公也思陵以冥合天矩觸塗造極歸之通儒而世之以優孟為孫叔敖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跋盍正甫所藏元裕之諸公手簡

正甫提舉所藏前輩墨迹元公裕之姚公公茂王公以道杜公善甫凡四家皆與其先世手簡也三復之餘竊有感焉若元公之學王公之才杜公之達固無間然矣九原可作吾其從雪齋乎

題歐陽同年叙祁母傳

古列女無傳傳列女自漢儒始厥後述者凡一言一行可儀表閨門者悉紀録之以備史氏之采擇其或史氏

采擇有所不及則亦託於名能文辭以附傳後世若祁母劉氏之有傳是已余雖未見其傳而讀歐陽同年敘可悉其為人未嫁則履前言以修內行既嫁則承宗事以謹婦道不幸而兩失其所從則樹碑表墓以究其再世弗克為之志平居訓其子若婿則曰富貴不可以驕人唯力學為立身之本墾書復其家則曰往役義也不可以茍免嗚呼可謂賢矣先公為女教一書以婦德為首若劉氏之言之行亦吾家書之不可少者哉故録歐

陽序藏之而提其要若是云

題許彥栗琴道書院卷

右琴道書院記跋賦詠凡十三家抒其深發其蔀各有說焉末及予拾其遺者諗之曰昔桓譚善鼓琴著書十六篇號新論末篇曰琴道未成但有發首一章肅宗使班固續成之則是知琴道者莫譚若也然光武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宋弘責之至謂鄭聲亂雅非中正者則譚之於琴道如斯而已乎予方無從質疑而得彥栗焉而

不知彦栗之於琴道也琴而道乎道而琴乎判而二乎合而一乎譚謂琴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若然則道蔑加也繁聲果能累之乎必有所折衷也昭氏之鼓琴也昭氏之不鼓琴也譚不及與之語而有望於彦栗焉

題蘇伯修治獄記

世之為爰書訊鞫者亦知有所本乎典謨尚已西京號隆治而廷尉府盡用法律吏賢如兒寛謂不習事不署曹然而決大獄也雖以張湯之愎不能不博古義者其

亦不能違所本乎予觀伯修叅議治獄記而重有感焉伯修儒也為御史南臺録囚湖北寃者信罪者得為右司都事治夏秋冬官其重在秋其畫諾平允宜哉愚復入待罪掾抱案議三事一謂居停盜或寓其物若它罣逮捕吏乘隙攫其財不可揭以不得舉他事當聽其家人告一謂囚有指逮而他治不即追捕致盜逸獄滯當定其罪一謂辜限有定制不當用近例破成法法司可之以布中外乃伯修為吏部尚書時所陳者也於是益

知伯修之賢且能丁其會則為之身有所見則言之在朝哀矜根諸中欽恤見於外不有所本而能之乎昔議儒不習事今尤甚焉議者非也來其議者何也使皆如伯修人皆識之乎國家患條格叢冗莫知適從有勑删修伯修今叅議中書實在其列是書之成尚有望於伯修也愚昔叙名臣事畧以為有出事畧之外者蓋以史期之今也又有望於條格之外者焉可與言而不可與之言失人伯修以為何如

跋首科貼黃

皇朝貢舉啓于太宗定于世祖申議于成宗而決行于仁廟乙卯首科得五十六人而臣有壬忝其一殿策復玷前列中實駭怍賜宴玉堂知貢舉乃讀卷平章政事臣李孟讀卷參知政事臣趙世延集賢學士臣趙孟頫皆坐禮方洽呼臣有壬前平章指參政而語有壬曰始子策第高下未定參政言觀此策必能官請寘第二甲吾不許寘上復掇下者至於再三又指集賢曰學士見

吾輩辨不已乃立請曰宋東南一隅每取尚數百人國家疆宇如是首科正七品取多一人不多也乃從之吾謂此卷何人而使吾數老人争論終日折名後當觀其面目吾非市恩掠美也使子知其難耳于其勉之臣有壬謝而復坐然亦莫究其詳焉得請南歸監察御史臣宋褧行部過鄂出廷對卷讀卷官擬進貼黄凡廿九帖而臣有壬在焉始知以策切於救荒也視貨校直益重悚懼切惟愚緣階是十五轉遂待罪政府曾不能報其

萬一而國家百年論議二十年已行之盛典一旦廢罷數奇㑹蹇適丁其會尚欲膠棠靦面見天下士哉聖賢在上一時為覆盆之蔽者亦已就延文運其不遠復乎復不復未可知而七科已得俊傑不少必有能收功桑榆非與臣有壬憒憒苟禄嘗試無效縮手而歸者比御史甲子進士也方年富力强顧不在兹乎臣有壬衰且病矣山林之下獨有拭目盛事詠歌太平爾

臣有壬題此卷之明年朝廷更化科舉取士詔中

書省集議舉行召臣有壬復叅知政事既視事問所謂集議則具案故在而其為集也如摶沙然及其集議不會聚訟令丞相爰立其議始決臣驟由西臺都事入為翰林侍制會試御試臣有壬洎臣褧實皆與聞其燕而竣事焉回思始題卷時可謂幸矣山林之下詠歌太平此其時也故再叙其槩於後云

至正集卷七十二

至正集卷七十三

元　許有壬　撰

題跋

跋顔魯公墨蹟盧佚帖

顔太師風節傑出千古脫翰墨未盡善思其人撫其蹟猶當寶襲齋沐九頓首而後展視況畢天下之能事者乎世譊譊有真偽之辨茍稱太師子即寶之況仲譓尚

書所藏盧傒帖其為真蹟昭昭無疑者哉松雪翁以平生見十六帖為幸其所稱馬病帖則予得之又獲覩此帖是亦幸之又幸者也

跋陳尚庭告

唐天寶三載開江縣尉陳尚庭誥一通一時擬官者四十九人湮沒不稱者多矣而署銜於首者李林甫也林甫之惡千載不磨雖欲如當時選人之湮沒不稱不可得也吁可畏也哉

跋東坡墨蹟鄭君帖

書家論字必晉次則唐有不收蘇黃翰墨之説可謂大言矣退之以羲之為俗書則晉亦不必收矣觀坡公黃州醉中所作孟倅鄭君帖其豪宕奔放有醉中意度再三諦視一點一畫無可指議其精而入神者予彼不收者予不敢有辨予苟有得當什襲寶之

恭題仇公度所藏奎章閣記賜本

天歴二年文宗皇帝作奎章閣徵集儒雅講求太平見

諸記文憂深思遠御製若書麗與勁麗而又鑱刻精至信一代之文寶也墨本頒賜止及大臣皇上繼明思有以擴大訓示百僚始及朝著之有聞者而加用二璽焉此則懷慶路總管臣仇濟為户部郎中時霑賜本也屬臣有壬識其末臣竊惟帝王之文如二典三謨于以垂世立教帝王之書如二曜五星以定時成歲豈炳炳琅琅務聲音采色者哉文皇詞翰於是備矣於戲休哉

跋臨川黄孺人訓子詩

先公患世不教女輯女教書草廬吳先生序謂可與朱子小學並行邵庵虞公亦為後序行于世雖歌詩有戒然載巴陵玄子韓世孟一詩豈不以臨難死節有關世教乎臨川吳母黃孺人訓子詩所遇則異易地則皆然先公官臨川黃甫四十詩則作於十年後惜先公之不見也或者謂臨川王介甫後高尚成風故黃氏能致盛名予竊疑焉東萊呂先生言江西人物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考以几案間有江西諸賢書札為喜諸賢不

獨介甫也若以臨川宜歸介甫臨川無晏公乎黄氏勵婦節形諸言者若是其為士者宜何如予不知今江西人物視東萊時盛衰𠮷紱歸為我問之邵庵

恭題至治御書

英宗御極練覈圖治拔惡木深固之柢取豫章大材以梁棟一世時則有若東平忠獻王獨運亭毒君臣千載之遇魚水不足以喻之也一日侍便殿信手拈墨筆作古錢形而以朱筆分脈理為肉好執規矩為之有不及

者上覽之大悅取朱筆書皮日休詩我愛房與杜慰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於其側葢以王爲房杜也今慶老福德亦侍側即以賜之福德裝潢什襲後至元庚辰以歸王之子今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臣都呼特穆爾開府以示臣有壬俾識其後臣有壬於是見至治之治其有以哉王偶拈筆不作它象而獨作九府錢法非以其流布濟人有功於世乎上不書他語獨書詩人誦房杜之句非有契宸衷將責以貞觀之

治乎則是游宴之頃未嘗有忘天下之心焉史稱房杜不言功持衆美效之君王汲引士類一善不遺其有得於是乎使天假以年則唐虞都俞吁咈賡歌之風藹然一堂之上矣豈特房杜而已哉噫君臣相遇古今所難及其相遇而天復中道畫之此有志之士不能不痛悼也嗚呼惜哉王之功業不終天實為之然痛悼之餘復有為王賀者玄齡後有遺愛如晦後有璩構今開府繼志述事益光前烈房杜有所不及矣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誰不信矣夫

跋雅勒呼正卿所藏鮮于伯機詞翰

鮮于伯機詩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嘅言人知其書詩則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監郡雅勒呼正卿知之雖晚愛之甚篤正卿素言晉後雖有書終不能如晉唐後雖有詩終不能如唐予謂詩發於人心天地無窮人心無窮不當主世代計也書又藝之藝耳正卿不屈也及其觀伯機書則謂真十七帖觀其

詩人謂軼蘇州入彭澤矣若然則晉唐而後書復有晉詩復有唐矣予非好勝竊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機之半行皆左袒且以識吉甫之慨焉

跋重刊羊祜碑

墮泪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為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忘况備之者乎太傅之未就交辟也郭奕以為今之顏子其德之著見者若此委質而後大勲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

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
其於立言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門孔氏其殆庶幾乎
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隐
因韓子淮西碑有言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
辭辭之精絶者不託於器且不可泯况德之浹人肌骨
者乎昔大傅造峴山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予謂但有
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碑而傳是碑由梁迨今至於
四刻則因人以著不亦異乎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

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卿也

跋檢討鄭取新刻千文賜本

智永書千文真蹟皇上覽而善之命刻諸石摹本所及蓋殊渥也而經筵檢討臣鄭取以侍從之請亦霑賜焉竊觀宸翰精玅高出古今天光日華賁飾萬物而猶取法古昔此大禹之不自滿假也昔有使臣下用拙筆以取容者自言我於興代方外之人一藝之精掇拾殘缺俾襮于世何懸絶若是耶在藝且爾則於往聖續民命

壽國脈之大經要訓有不求者乎此經筵之所以緝熙日新也是帖之不泯非智永之幸斯文之幸也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也

跋蔣善夫義士傳

予入京早若將作同知任瑛之獄尚書右丞博巴之死皆及見者也任犴狴固密而能出之天下大索窮山絶壑鷴巢之地亦斫木標榜姓名而能周護脫之可不謂能乎博之罹禍也親故皆避去而能收其骨而葬之可

不為難乎此蔣伯祥善夫得稱義士而揭翰林所為作傳也或曰揭之傳蔣也觀其所主竊有疑焉予曰不然智伯不仁豫讓感國士之遇至以死報列之刺客識者不能無議於太史公焉則善夫之得稱義士亦可無愧矣若夫出良家子女於異域畧獲陷阱之中又其義之炳炳者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非聖人善善急而惡惡緩之明訓歟

跋張開府宗度牒

沖真明逺玄靜真人張德隆收從父開府公宋咸淳三年度牒一通曰景定四年者是歳之所頒也曰新法度牒者紹興間所行綾紙新法也開府年二十五受此為道士歸我朝際遇列聖綰玉章致極品此牒其起家之所由乎昔趙宋天禧間天下道士萬九千餘人迄熈寧之末登降不一未甞及二萬人以古之為民者四則多矣以天下之大生齒之繁當尊隆其教之世而其數若此謂之少可也蓋覈試之科嚴披度之條密游惰不得苟

容其中厥後國日蹙財日匱因而利之遂與泉幣並行
矣因而利之其勢不能不濫而得人乃有開府者則又
掖乎其萃千萬人不一二見之者焉牒之制度綾紙縝
密印署周詳宛然官告也我國家富有四海言利之徒
屢以是撼執政予在左司熟聞其說利不足道也若夫
搤游惰而不使濫其亦切於為治者乎天歷初始行其
法今雖不廢而奉行未至條目未悉有志於治者將於
是有考焉

跋神德真君畫象贊

昔開府儀進上卿張公之觀化也朝廷贈卹之典士大夫哀挽之詩與夫刻銘豐碑揭示永久者莫不各臻臻其極天歷已已追封神德真君又祠而祀之矣初開府年七十仁皇詔圖其象勅詞臣為贊識以皇帝寶像若贊亦刻之石矣沖真明逺玄靜真人德隆真君從子也哀慕之心猶以為未足復圖其象裒贊文若始終綸誥為一通請識其後以寓羮墻之思焉夫黄老之教主乎

清浄古之為治者有資焉其流而為申韓者以其忍也忍於其親況於他人乎羽流之學以哀不入心為達人而無哀果名為心乎真人為從子孝思若是忍與達不能累之也夫不以忍而施之人不以達而蕩其心則所謂道者顧不在玆乎若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者不敢施於真人矣

跋紹興獄空詔

紹興庚辰大理寺奏獄空賜詔奬諭時敷文閣待制贈

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張運為寺臣以明決平允著稱而思陵用適其材故能致效若是馬愚讀前後刑法志有曰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夫所謂本者非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乎思陵渡江當南北分裂之餘干戈騷屑之際雖未能恢復中土以底兵寢而三十餘年之間屢見空獄其有得於虞書之旨深矣今沖真明遠玄靜真人德隆者待制五世諸孫也真人從父開府公登一品清貴羣

從亦至郡守其待制之流澤乎詔嘗刻于石陵谷變遷有力者取以墄塔真人購而得之殘缺巳半而詔本收藏如新石乃不如紙者以張氏子孫之賢也張氏子孫仕而有職于刑者其尚取法於是哉

題陳壁家藏簡齋墓誌後

靖康板蕩思陵踽踽東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間關流離之際丁急賢之會收録宜何如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叅

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乎君子於是有以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今在一窻間之句予每三復而悲之墓誌有不能盡者焉

跋米元章臨李北海毒熱帖

海岳公臨法書用盜狐白裘手非隨人作記者也學孫叔敖不得不曲盡其似耳然其本來優態還掃除凈盡乎蓋狐白裘亦有發覺時也因觀臨李北海毒熱帖湯

書若是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跋張宜相所藏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為花鳥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諦視條段斬絶分畫縝緻不可朕雖不可見想像不過乎景物精絶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織組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巽

又有不可勝言者面文背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巧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奪而又有不及者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余因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事已墮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淨而欲牽之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為國矣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之末衹增其多欲爾故余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沒之詳同年歐陽原功叙之詳矣其已

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戸部主事觀音努新刻千文賜本

智永真草千文散落世間存者無幾雖秘書所蓄亦有可指議者南北盛傳在京師則有田氏家藏墨蹟七十三行為最佳田氏圖書散失翰林直學士伊囉幹齊桑鄯購得之不敢私有以獻于上上覽而悅命移刻諸石間以墨本賜臣下翰林應奉觀音努需賜焉觀音努得之亦思七十三行中所謂堅持雅操好爵自縻之言以

報聖恩之萬一乎勿徒爲翰墨觀美而已也

跋兵部主事大都所藏周濂溪而下十二先生畫象

右濂溪而下至東萊十二先生畫象兵部主事大都子正得諸石刻移繪緝素俾有壬識其後將朝夕瞻仰以自勗者也盖自聖逺道塞百氏紛起十二先生者出豁其晦合其異一歸於正而道統之傳有在焉三代而下功業文學之人史冊相望若十二先生則代不一二見

天生大儒皆萃於宋三百年於戲盛哉子正景行先哲當求其書而讀之讀其書矣又求其人於心則庶乎其有得也

跋干尚書封二代碑

右禮部尚書干公封贈二代碑銘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原功之筆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夢臣篆其額有壬實為之書而記其碑陰者則令翰林直學士黄溍晉卿也干公壽道與予四人延祐首科同年進士夢臣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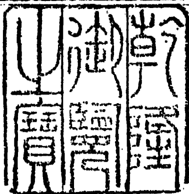
駙馬壽道子旟來京師録本請識其後千之世德碑銘具矣予不容贅而獨列同年者非敢夸首科得人之盛盖悲夫五十六人凋謝無幾而予五人者乃得聯名于一石亦盛事也旟歸持奉壽道壽道必以為然

題樂天醉吟先生傳池上篇

香山白公勇退於強健時享閒居之樂者十八年吾鄉魏忠獻韓公慕之作醉白堂東坡蘇公作記謂公道德高於古人非溢美也又甞謂其出處老少粗似而東坡

之號實本於忠州之詩盖又慕之深者也公年五十八分司東都有今日是長歸之句終身不渝其言彼稱其文章精純不欲一披恐回其心者適足以成公之志而自褉其愎焉愚少年讀醉吟先生傳池上篇既慨然有擺脫塵俗之想世故牽縶因循老大年五十七始投劾歸少公分司時一歲謂可酬夙志矣而立志不武又兩入京翰林中臺凡十八月膠縈買謗公之罪人也六十二歸作圭塘西郛雖交游構築之盛不及池上而松竹

荷栁雜植之蕃或庶幾焉今年六十四校公作傳時少
三歳老態已可掬况風節道徳之懿敢彷彿其萬一哉
每圭塘風清日美飯飽茶餘朗誦二文一過亦閒居之
至樂也可行出嘉紙請書為軸因試陵子善懸筆喜為
之書



至正集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七十四至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曽起

謄録監生臣周範衍

至正集卷七十四

元　許有壬　撰

公移

言監察御史李謙亨等量移

雷霆震怒終不廢於生成雨露沾濡初何分於美惡況沛九天之厚澤固宜一視而同仁凡仕清朝畢承殊渥豈容餘潤獨限遐陬欽惟今上皇帝以上聖之資

舉曠世之典被服衮冕躬祭太廟制作鹵簿聳動神人大禮告成有生胥慶推恩臣下罔有崇卑內外四品以下職官普減一資至於至治二年以前入役者考滿入流日皆與優減天休所被踴躍難勝若有在官得罪而情或可矜者亦宜量加湔濯祭統所謂明惠之必均也比者監察御史李謙亨成珪以言事得罪欽蒙宸斷竄之千里地面獲全首領幸已莫量但各人適際昌期舉行盛事倘均沾漑益見恢洪若蒙發還原籍准復

量移近裏薄示從寛不惟使之得以自新抑見天地父母之徳宏大難名逺邇無閒也

風憲十事

照得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新風憲一款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凡利害可以興除軍民休戚切於時政者各宜盡心敷陳以憑采擇又至治改元詔書天下之大機務惟繁博采輿言庶能周悉自今内外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呈省伏念卑

職一介寒微屢叨甄録凡偉畫長策之可采豈淺才末學之所知既博采於輿言且下詢於百職况叨言責敢竭愚誠嘗謂天下之事非一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而官職之中風憲尤重所以糾百官之非違示百官之軌範故其用人也必當極天下之選而於行事也必當盡天下之公奉法持衡毫髮無間然後可以責人未有已所不能而責人之不至者邇來風憲之司或已有成法而不能奉行或雖有舊規而事當損益庭荒田治蓋所未

聞故不敢他及而以風憲十事具陳如左

取補書吏

書吏名役至輕所係至重補用之法屢有變更所以不憚煩者必欲得人而後已也然而改法愈密得人愈難事壅法隳其獘益甚至使外而郡邑内而朝廷語及此徒無不顰蹙豈天下果無其人而立法終於不善邪盍亦究其所以然者夫天下之人才本難而憲司之事權實重事重則庸人力不勝任權重則小人挾以營私紀

綱之廢職此居多苟能依例令管民文資正官從公保舉廉訪司官覆察相同面試中程然後補用如有不應元舉覆察考試正官首領官黜退該吏斷罪勒停則亦何患無其人哉今則所舉大率非强有力者不得覆察者符以虚文甚無謂者面試之日皆與符同公堂秉筆落紙成文者葢百無一二也考試之官初亦豈有私意不過謂人身事辛苦至此忍使流離奔走不遂而歸意則佳矣奈國事何後來者又復如此久久相因是使憲

司不終於得人也使其對面依例必試雖元舉覆察已完而其不實者則皆不逐而自退矣豈不革一切之弊哉至於敗缺往往有之而所謂黜斷者絕未聞也人亦何憚而不因循故常哉補用之法以此為綱始終相維但必行之人自得矣若夫節目之損益亦有不容不及者歲貢儒人雖有明敏之資而遽為未試之事殆未易也今後須要年三十以上覆察完備先歷路吏一考三臺典吏雖案牘素所習學而資質既有不同工拙遂致

迥異其應充書吏者亦合先歷路吏一考然後試補官既獲用彼遂達材亦將樂於趨事也奏差名役雖有稍輕今皆轉補書吏始由州吏取充較之路吏所歷既淺所進亦優合於歲貢不盡路吏内舉察取用依例試補書吏若是則曰綱曰目交相維持申明舊綱參酌新目補用之初責以必試若有敗鈌將元舉官吏必罰無赦人各有警而人才自得矣

會議還司

照得作新風憲詔書各道分司若不徧歷百姓利害官吏貪廉豈能周知除廉訪司使守刷按置司去處餘擬每年八月中分巡至次年四月中還司如不依期出巡及巡歷未徧托故廻還或依期還司不曾徧歷及應結絶之事而不結絶者聽總司申臺區處竊惟外郡遠邑小民茹苦含悲而不能赴愬汚吏竊時肆暴而恬然自安者憲司之官非身踐其地心誠求之蓋未易周知也朝廷立法謂舊制日月拘迫不能徧歷改擬八月中分

巡四月中還司所以責其郡邑必徧而事務必辦也今則每至分司之時總司依時分道發印而各官因循宿留非半月兩旬不能出戶總司未免催促遂至構怨生隙妨害公事至於文移之往来自有遞鋪必曰重事亦自有額設差乘驛往来或者又有必須議論面相可否之事須要經手諳知首尾之人則書吏固其人也今則每遇會議公事司官必領吏屬躬自還司驛馬祗應之勞費郡邑官府之送迎歲月因循事務廢弛一行之間

所失若是之多也又每遇詔赦不問條款拘該如何指
稱未奉通一例回還直候申禀明降方行出司雖有明
白赦前應追會者亦漫不省視至於體覆體察之事與
赦文了無相干一切付之不理此尤不可不論者且以
已往通例考之即可見也今次遇赦不過照出先奉例
文稱說合無比依前例一體施行省部擬議大率皆准
舊格至於再四重重相因豈有假此為名遂謂無事設
若一二新事舊例所不該者候奉明降至日施行與其

餘蓋無相妨也推其所由一則妻子在家急於看視二則辭難避事翫廢歲月因循苟且培養資品而已百姓之利病官員之貪廉蓋漠如也夫外郡遠邑望司分之來若飢渴之待飲食一事未畢飄然而歸其失望為何如哉況有已經論告之人未曾究問者挾恨報讐適足以重吾民之害耳彼得以為辭者止謂無事而虛費祗應使其果無一事但監臨州郡所以消貪邪護疲瘵者不能盡言祗應之費其有幾何況會赦而可行者不可

勝計除出司不依期及不曾徧歷已有明文外今後凡會議公事重者止許差書吏還司其分司官理宜禁止若遇詔赦亦合止於所分州縣聽候通例按行其餘合辦公事至四月中依例迴還庶免曠弛

文案稽遲

風紀之設振肅綱維宣明風化鎮遏奸邪爲重至於刷磨案牘特簿書期會之末然而刑獄之重輕金穀之出納舜弄於巧密之内包括乎繁冗之中故照刷之時尤

宜介意且諸司文案憲司得以治之遲者督之使行錯者釐之使正隨其輕重而施其決罰雖一檢一劄之失行十日半月之稽緩盖必較而不恕也至於憲司之事錯者遲者何限首領官雖有檢舉之名分司廻還亦有照刷之說而常人之情無所警畏習於故常狎於情好終於付之不問而已苟以照刷有司之法待之將何所措手足耶有總司立案候分司出廵施行之事分司回日或以還司日近或以廵歴不曾到彼或轉行委官却

行卷連回牒總司明年出司又復如此搬卷往来有至二三年者本司如此而欲責有司之遲慢可勝嘆哉夫書吏權重上下之所共患而莫究其所已然者請因是論之夫分司之出也官吏三四人而已為之官者使皆熟於案牘精於事情則為之吏者雖欲高下其手舞智作奸其可得乎其有髙坐堂上大小事務一切付之於吏可否施行漫不省録事權之重欲不歸之於吏不可得也為吏者雖欲避之亦不可得也况有所見之不同

書吏所執雖是而不能抗官長之勢其不詭隨者鮮矣竊照按察司設立書吏當時議論事事周悉但用非其人不能無弊遂以為冗員革去今欲去事務之稽違削書吏之權重莫若每道依舊設立書吏四名廵行之時分道而出賛畫公論扶持紀綱還司專一分輪檢舉照刷文案其三臺察院亦合各設一員並於各道并行臺察院考滿書吏應任提控案牘及儒貢書吏兩考之上選充一考之後依例入流如此則案牘免稽遲之患而

書吏之權不削自輕矣

薦舉官員

為治之要在乎得人取人之道必當極天下之公論而後能盡天下之人才薦舉之法固取人之急務然舉之苟不以道恐復有遺才之恨今日之事試以四事論之舉之未盡善者有三而導之使競者則有一焉所謂未盡善者一曰五事舉人之弊五事之目因循雖古實則虛文戸口之增不過析居放良投戸還俗或流移至此

彼減此增之數夫何能哉江南之田水中圍種齊魯之地治盡肥磽雖有真才五終不備遼海之沙漠莽蒼巴蜀之山林溪洞龔黃繼踵能使田野闢乎欲盜賊之息者有盜匿而不申求訟詞之簡者將應理之事亦付不問至於賦役則上下貧富品答科派自有定規盡能奉行亦分内事況實效茫然凋瘵日甚惟其必以五事全備取之則誰不巧飾紙上且例文明謂所舉但有敗闕罪及元舉察官今敗闕者何限而黜責未聞宜其翫習

苟且非思不舉也今後莫若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凡路府州縣官各舉所知不必拘以五事明言其才能事政著明實蹟以備采擇嚴其同坐之科必罰無赦則人才將自得也二曰不明所長之弊夫人才古今所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强其所短而廢其所長也比年以來每見所舉之文一槩無非可居風憲言路之人若夫治民用兵理財聽訟主文叅幕考工明術者世豈無之見於薦剡者蓋百無一二也今後擬合各言所長至省

部籍類以憑采擇庶銓用之際各適其材三曰連名舉同之弊監察御史舉人之際多挽同列連署滿紙同署之人復有論薦亦復要之雖有素不相知之人未免委曲順從殆如答禮蓋以平日往復之有素也夫人之相知各有淺深必欲同銜實乖公論今後擬合令單名薦舉果有同識其賢亦合别具薦狀庶革牽聯之弊其一事眞之使競者比見薦到五事備廉能官員憲臺既已除擢後又與之呈省遂營求升等減資且始言薦之

以其可居風紀激勵貪濁俾居清要則是已賞之矣又圖升減不惟有礙選法實導之使競也今後擬合將已經臺除者再不升減其已經省部升減之人憲臺若欲除用須待再舉無瑕然後甄録庶少抑奔競之風

廉使頻除

分職之在外者莫重於憲司用得其人則一道之間功效有不可勝言者況廉訪使職長一道權總副僉分司總司皆聽處決是以其職尤難其人苟得其人可不假

以歲月使之盡展其長乎今天下二十二道關者蓋十常六七徧歷精選僅得幾人而到任未幾尋復改授夫天下之事非責之專任之久未易有成也朝廷定制内任以三十月外任以三周歲為滿雖有明敏過人之才至於本末之後先輕重之緩急布置施為各有條序固非急遽之所能盡也語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子大聖周歲之月但能僅布紀綱至於治功必三年而後成子産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頌之

令之所用果何人哉苟得其人則又或一年或半年或數月紛紜改易席不暇煖家貲盡於遷移筋力疲於道路公務益隳紀綱不振職此故也夫省臺所職雖有不同機務重輕亦未易别大抵事體相需同欲致治而已令憲臺選用官員所至之處吏屬尚未盡識而省部論擇復與改除其省用者臺亦如之遂使一人之身一歲數遷一或不除皆置不用人才固難而用之如此將何以責其成效耶今後廉使既得其人部省不請改用須

待將滿卻聽選除庶三年之間一道之事得以盡其所施也

遠道闕官

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撫之以郡邑綱之以憲司可謂治具畢張矣而遠道之間有不容不辨者各道司官除廉使守司刷按置司去處其副使僉事分道出巡所至詞訟填塞公務紛紜推問不公審斷獄刑照刷文卷點視倉庫及體覆體察一切公事一有缺員則巡歷未至之

地必有受其弊者今所至闕官或令副使僉事守司而
按治州郡皆不暇及況腹裏邊遠事勢不同腹裏時有
闕官郡邑官吏猶或有所忌憚設有縱恣不法而禮法
之民有苦而已若夫邊遠地面山川溪洞之險阻猺黎
夷獠之宜須撫字或乖利害不淺官吏憑恃險遠率多
貪汚漁獵誅繇無所不至非持憲之人監臨彈治使之
有所警畏殆未易靖也今年廣西一道至今闕官令經
歷權攝司事廣東海南福建悉皆闕人蓋是已除者托

故不來而到任者不久即去迹其所由亦各有說人情孰不欲身之安佚以遂其仰事俯畜之心哉今則不擇其地之遠近人之便否一概授之雖嚴其不赴之罪亦無以作其必往之心也江南三省接連及廣海地面二品至七品官員可任風憲者豈無其人若將各道分相近地面官員有政績昭著曾經薦舉者遴選銓除庶人皆知勸可無闕官之患

冗食妨政

憲司設官置吏雖大小不同而人各有職豈有無事安坐贅員冗食不能少裨治理又復有蠹於政事者哉且司官首領官責任之重固不待言譯史則標譯文字譯寫表章書吏則按行照刷審理推問奏差則往来傳達實為行人以至典吏之微亦各有事而通事之設本為蒙古色目官員語言不通俾之傳達固亦切用之人然而今日各道監司大率多通漢人語言其不通者雖時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蓋可屈指而知也則是所用之

時常少而無用之時多虛糜廩禄又與出身日無所事不過挾司官之勢陵侮吏曹俯視官府擅立威權恐喝有司囑託公事附帶買賣影蔽富民誠以安坐而食無所用心故其為己營私既專且精也舉世皆知書吏握事權重之弊而不知此曹雖不握事權而事實由之故其為害若輕而實重弊難盡除去其太甚今後莫若令譯史兼之各路亦合一體照磨雖曰職官皆重慎廉恥架閣承發付以典吏紙劄祗候遂為專司餘則無所事

而安坐冗食亦合減去令知事兼之今各道照磨闕處不少未聞兼之而有失懼者也或謂寺監三品清閒衙門皆設照磨通事此可減乎曰風紀之司一事之微皆當極天下之公論天下冗員不知其幾風紀之司皆當建白整頓縱不能此忍自畜之哉或者又謂欲此闕安置人員尤非公論孰謂風紀之司而有為此論者乎倘蒙詳酌議行亦有補於風憲

銓除御史

監察御史前代八品之職國朝官制為正七品選格内任一考與升從六外任兩考方進一等握筭計資毫髮不貸至於憲臺除用歷御史者即除各道僉事正五品職内轉臺為都事必授副使正四品級非戾於選法也誠以御史非百職之可比庶務之利病皆得而敷陳百官之奸邪皆得而糾劾朝廷使之位卑而言高者盖御之有道也人之常情望其所未至則必奮發激勵勇於趨事刀鋸在前有所不顧位卑禄輕則易於棄去無患

失之念去就既輕作事必勇若猒其所望滿其所欲則必委曲周旋保全遮護令也四品五品率皆除之甚有資歴已及三品而浮沉其中彼果何望而奮於立事耶故事之来也含糊模稜目曰老成鈐口縮頭號為持重廹晚景者顧影而自惜計子孫者留意於將来因仍改除遂為得計令後莫若先儘縣達嚕噶齊縣令有治迹治次及内外六品七品才德堪充之人其資品高者不必銓用庶無患失之心又比年以来每將集賽人員除

充是職夫聰明敏達者固亦不少而事務生踈者不能無馬亦合精選上等知識而明敏剛直能勝其任者為之庶幾適用於憲綱不為小補

贓罰賑濟

近承奉臺劄淮西河南廉訪司將贓罰錢賑濟飢民奏准今後若有賑濟没俺文字休交動支切謂民以食為天遇時有阻飢之患國以民為本救荒實為政之先聖朝子育黎元鰥寡孤獨給糧養贍災傷水旱蠲稅賑恤

至矣然而州縣非才奉行不至不幸有水旱之不時細
民實獲其惠者未之見也而况經費不貲帑藏有數砮
砮仰給卒無以應之遂至鬻子賣妻輕則為道路之流
民重則為原野之餓莩救之之道當如拯水火之焚溺
也夫廉訪司所收贓罰錢物始則實出於民皆濫官汚
吏掊尅聚歛之與其他用不若歸之且各處人民必見
已飢而後陳報未有逆料將来而敢預為申請者也若
待明文恐有不及如蒙詳酌若有賑濟附近道分擬候

明降其餘遠道有司錢穀果有不敷許令支用庶望飢民不至失所

農桑文册

農桑生民之所天有國之大計人無智愚皆知其為重且急也世祖皇帝内立大司農司總挈天下農政各處正官歲時勸課無成效者御史臺按察司糾察究治又立行司農司勸農司分地管領為是農桑已見次第併入按察司添設僉事二員後欲減省臺官一同奏准廉

訪司事多依舊存設在後節次奏准管民官提調廉訪司體察未聞廢弛延祐七年四月大司農司奏奉聖旨節該廉訪司為農桑兩遍添官交依舊管行每歲攢造文冊赴大司農司考較夫責之廉司者蓋以勸課官知所警畏初不係文冊之有無文冊之設本欲歲見種植墾闢義糧學校之數考較增損勤惰所以見廉訪司親為之然養民以不擾為先而害政惟虛文為甚農桑所以養民也今反擾之文冊所以責實也今實廢之各

道比及年終令按治地面依式攢造路府行之州縣州縣行之社長鄉胥社長鄉胥則家至户到取勘數目幸而及額則責其報荅之需一或不完則持其有罪恣其所求雞豚盡於供餉生計廢於奔走人力紙札一切費用首會箕斂因以為市𢅤職向叨山北憲幕蓋親見之而事發者亦皆有按可考以一縣觀之自造冊以来地凡若干連年栽植有增無減較其成數雖屋垣池井盡為其地猶不能容故世有紙上栽桑之語大司農歲總

虛文照磨一畢入架而已於農事果何有哉况分司所至去處公事塡委忽忽未畢已廹程期豈能一一㸃視盤量兼中原承平日久地窄人稠與江南無異若蒙詳酌奏聞依舊廵行勸課舉察勤惰籍册虛文不必攢造民既無擾事亦两成

至正集卷七十四

至正集卷七十五

元 許有壬 撰

公移

封贈

照得延祐七年改元詔書封贈之制本以激勸臣下比因泛請者衆遂致中輟今命中書省從新設法議擬舉行毋致冗濫竊謂勸善懲惡有國之大經宣力輸忠人

臣之常事然必勸之有道懲之有法而後可以使之自
無遺力心無遺忠苟為不然雖刑罰日嚴終無以格其
為惡而進其為善也朝廷舉行封贈使為臣者一身之
貴上及祖父母父母下逮妻子天下臣僚孰不感激奮
發思報萬一勸之之道可謂盡矣至於但犯取受之贓
并行追奪雖有至愚無知見其父母已受之恩一旦奪
去苟有人心豈不慚痛懲之之法不已至乎則是勸善
懲惡未有適於是者也朝廷此制初行在京官員七品

以上就任申請悉被恩榮普沾存没至於亟陞亟請再贈再封者有之而外任職官例皆任滿給由方得申請適遭中輟不及沾被欽承詔旨再許推恩中外臣隣莫不欣戴延望逾歳未蒙舉行或親衰耄慮不及於生榮或身迫暮年恐莫酧於孝思希望之情固不能已如蒙仰遵明詔俯憫下情早賜頒行不惟臣下普被天恩抑且勵忠勸孝其於政化實非小補

丁憂

至大四年三月欽奉詔書官吏丁憂已嘗著令今後許終制以厚風俗朝廷奪情起復蒙古色目管軍官員不拘此例竊惟治道必以教化為大經人道必以忠孝為大本教化不施雖有刑政不能為善治忠孝無取雖具形體不足為全人而况忠出於孝則是孝又百行之大者焉欽惟聖朝以孝理天下稽考典禮除蒙古色目各從本俗其餘居官著為丁憂之制將以美教化厚人倫為治之要道也所謂奪情起復者盖有道德行藝可以

範世謀猷材畫可以經邦天心簡眷人望素服或邊臣宿將久諳軍政智謀韜畧可任邊寄似此必用之人謂之起復誰曰不然其或碌碌凡庸如馮翼霄才無過於常人行毋弁於清議徒以諂佞憸邪亦復冒膺起復實玷風教宜明白奏聞除上位知識必用之人取自聖裁其餘人員并遵舊制其於治道不為小補

吏員

欽奉聖旨節該漢兒吏道從七品以上休委付者教授

秀才并職官內取的令史依舊例委付者又憲臺奏准
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保守令例每歲各舉諳練刑名者
一人注充推官竊謂一統萬邦治雖多術大經要道首
在得人論材有長短之不齊立法貴變通而無弊故求
賢擇善必由多門而趨事赴功庶臻成效欽惟我朝建
元以來百度修舉惟科舉條目議而未行出官之制大
率由吏而貢吏之法必以儒通吏事吏通經書然後補
用在後奉行不至試補之間多不依法遂使賢愚混淆

政事敗闕仁宗皇帝勵精圖治痛懲其弊而一新之由
吏出身者限以從七不使秩髙權重得以縱恣設立科
舉取人以德行為首試藝以經術為先求賢之方視古
無愧但科舉未行之時以吏取人實學之士亦未免由
此而進一概限之不無同滯且名器之設所以陶鑄人
才鼓舞為善者也各衙門通事知印宣使奏差之類勞
佚懸絶而出職反髙又得陞轉獨於吏員待之既殊遏
之又甚自非特立堅守之人亦何勸而為善耶目今中

縣以上銓衡有乏材之嘆郡邑多闕官之所又欽奉聖旨歲舉推官一人推官從六品職必精曉刑名洞達事理慈祥豈弟歷練老成之人方可任此不廣其途亦難選舉夫吏弊蠹政固不為少但科舉未行之前儒皆為吏其貪虐鄙俚之徒限之固宜而廉慎儒雅之才恐遂併棄合無自頒行科舉詔書日為始以前該降吏員量許陞至三品以後入役者從五品止庶賢愚無同滯之患官府有得人之效

糾副使哈扎等

士居下位猶殫心力於公忠權貳一司已極班行之清要茍守已或乖於與憲則原情尤重於常刑況郡邑毫釐之私莫不抵法而奸邪什百其害乃欲治人論劾不明勸懲何在近奉臺劄江西守省體覆各道聲迹至海北廣東道體察得本司副使哈扎蔡衍不公等事謹按哈扎者心本貪邪才兼詭譎敗事何限黷貨無厭風聞肆威龍斷罔利有司之所罕見邑胥之所不為先任海

南道副使延祐三年十一月到任隨時出司照刷石康
鹽課提舉司文卷所欲既厭將分司印信分付隨行書
吏於延祐四年二月稱病徑歸今除本道於至治元年
二月到任至治二年七月二十日遽爾托病出廣其蔡
衍者腐儒散材凡庸小器素無令望屢玷清班至治元
年十一月到任奉公守法之徽效未見營私違禁之實
跡已明於至治二年閏五月十一日亦行稱病出廣若
候聲跡通行具報緣各官俱已離職誠恐憲臺不知或

加選擢實玷公論伏乞顯示黜斥用肅憲綱

丁憂委差

分職用才貴無天工之寄丁憂著令盖俯從孝子之心故雖重任之在身并許居家而終制至於取受被問之際經值親喪亦聽服闋方行歸問所以重百行之源明彝倫之大既章孝治且將有以資其忠也近奉臺劄江西守省糾察非違等事至臨江路體知本路至治元年閏五月内承奉江西行省劄付發下太寧先生春秋計

料刋板其儒學提舉司不照係已經國子監校正文字却行移文令其人校勘其某人者先任太常奉禮郎在任值喪還家丁憂斬馬衰經之中被襟受委開設官署臨局督工瑣屑校讐往来造請忘不文之訓違讀禮之經當寢苫歠粥之時豈趨事赴功之日殊不思見任官員之事尚許辭謝既已離職居憂乃復應此無名差遣其於典禮乖莫甚焉宜令合千部分定擬今後凡丁憂官吏各衙門不得差委違者原委官司并受委之人各坐

以罪糜少革澆漓之風或可補孝治之萬一

陳酉娘

臨江路新淦州人廖所贍娶祖母之妹陳酉娘為妻有司以其成婚二十七年生子復孫又是各姓中書省送禮部議終是各姓未有服制成婚年遠生子見孫難議離異今来謹按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為婚姻違者各杖一百并離之議曰父母舅姑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

麻據身之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之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并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違此為婚者各杖一百雖會赦各離之竊謂治雖多術正俗是先教有常經明倫為急況夫婦係三綱之重故經典著有别之文愚民雖出於無知明法不可以少貸茍行姑息恐愈澆漓其廖所瞻娶祖

母之妹父之尊姨陳酉娘為妻在律明禁其娶姨在經深惡於烝上其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也至矣朝堂每議為例事理率皆酌古准今稱停平允然後施行今若以為終是各姓未有服制則豈父母有服之尊而已以無服娶之為妻者擬合斷離以勵風俗況江南倖薄成風利其親戚之富多方承繼不問尊卑無以禁之則是不惟無救於既往之非又將大啟於方來之隙其於風化所係非輕擬合明立禁條違者斷罪離異庶於世教

有補

蒙山銀

竊謂生財有大道豈小智之所能餘利不在民非為國之先務況有利輕害重人所共知法弊事隨下不堪命者若不懇陳其責有在蒙山銀場提舉司歲辦課銀七百定辦納不前將提舉陳以忠斷罪體究得本處銀場在亡宋時官差監場十分抽二歸附後至元廿一年撥糧一萬二千五百石辦銀五百定後節次添撥糧至四

萬石至大元年撥屬徽政院每歲辦納不前往往於民間收買囘爐銷煉解納蓋緣歸附以来近五十年本處地面却能幾何所用礦料必取於坑洞薪炭必取於山林銖兩而求尺寸而伐以有限之出應無窮之求其地產不已竭乎加以言利小人如陳以忠先為連年虧額自願每糧一石減鈔十兩折收輕齎三十兩承認額辦因此致令徽政院易於准言濫受此職不數年間却又陳言欲行添及元數公然欺罔雖曰不准而前後數年

每糧一石巧立名色收至六十兩稍或不從則以輸納遲慢監鎖箠楚山野之民畏之如虎斬木伐屋典賣妻子者比比皆是本人所畫之計不過為身所行之法惟務害衆為是本處坑谷已空薪炭已竭人力凋弊已甚侵漁已極逃移者衆連年虧欠蹤迹顯露計無所施勉强支撑中實憂悔既任其責欲罷不能是以又將興國地面銀場恊濟煽辦移江西之害及湖廣之民及言寧州等處可以煽銀請於所屬改撥户糧造此妄言茍延

殘喘鄙夫患失無所不至閭之居民欲食其肉欽惟聖
朝富有四海視此微利何啻毫末奈何容一介小夫之
奸欺為數郡細民之荼毒使其害及閭閻得利十倍邦
本所係猶不可為而况所得不敷所費者哉先以行省
所委體勘官瑞州總管史朝列等計料所費每銀一兩
該鈔一定一十三兩虧官損民不便今銀一兩雖曰止
該官本十四兩然因礦炭盡絶燒煉不前俱係爐户用
錢收買輸納已是添答鈔兩至於納官之時官吏庫子

人等百色所需并帶納折毫諸班唆剥及官吏多咨鈔數收受輕齎轉行買納其弊百端由是較之則每銀一兩本官十四兩外爐户又加一倍之費方能了辦民之所費皆其脂膏若謂此非官帑所出視如不費則父母之於赤子果有間乎近年以来坑洞日以深遠每入取礦則必篝火懸繩横穿斜入竇穴暗小至行十餘里巉石之壓塞水泉之湧溺其為險惡盖無可比加以山嵐毒氣旦夕攻侵枉死之人不可勝數輿言及此誠可流

涕耳目所及敢不力陳若以為國有常額難議除豁朝廷所用必不可無莫若革罷提舉司衙門將所撥糧四萬石折收銀七百定依江東諸郡金課例每年立限從有司徵收解納則是每糧一石折收銀八錢七分五釐每銀一兩該免糧一石一斗四升二合八勺官不失額民不被害田視剥其脂膏流無窮之害陷於坎谷殺無筭之人而所得不償所費者其為利豈不百倍哉方今政令一新次第拯治於斯之時若謂設立已久恢辦有

常憚於更張因仍循習則蒙山民瘼日甚一日未有涯涘也窮苦之極其害且有出於經理田糧之外者畢職親究其事義不容默如蒙早為講究施行疲民幸甚

薦呉炳陳繹曽

竊見處士汴梁呉炳業專聖學文造古人特立不渝真積力久忘情軒冕守道衡茆勢利不足以動其心貧屢不足以累其志又江南陳繹曽博學能文懐材抱藝挺身自拔乎流俗立志尚友乎古人放志山林富貴浮雲

但人既不自鬻恐後日或有遺賢如於文翰之職内不次徵用不惟攄其素緼抑亦可以砥礪流俗

至正集卷七十五

至正集卷七十六

元　許有壬　撰

公移

辯平章趙世延

伏以公論昭明見朝廷之政治正人伸雪乃風憲之振揚苟有見聞豈容緘默竊見光禄大夫前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先任御史中丞倡率監察御史奏劾奸臣特

們德爾不法一十餘事及中丞多爾濟等按問特們德
爾下總領蔡雲因馮開平身死公事過付張五十三許
與特們德爾中統鈔一千定本人受要說事錢二百定
招證明白徵贓到官其特們德爾幸得脫免追印罷職
因此懷蓄忿怒至延祐七年復入中書盜弄威權專務
報復陷害忠良無所不至將中丞多爾濟并蕭拜珠織
羅誅殺又以温德亨嘗贊其事坐以減死之罪為平章
趙世延遠任蜀省令人誘說伊房弟胥益兒哈呼將赦

前干名犯義虚妄事情排陷陳告差人勾喚赴都對問
行至中途遇赦釋免又行差官催促到部令伊門下心
腹人尚書達爾瑪實哩非法鍛煉勒要招伏鎖發前去
三不剌復還大都凌虐枉禁前後三年意逼自裁本官
剛明自負不為匹夫自經溝瀆之事其元告人自知誣
妄不敢面對因此在逃根勾不獲為本官患病奏奉聖
旨保管在外刑部議擬胥益兒哈呼訐告房兄趙平章
逐項事理俱在革前元告人在逃百日之上依例革撥

改正蒙中書省聞奏令還家養病茲者欽遇聖天子登極之初眷念忠良枉罹刑害如多爾濟蕭拜珠温德亨等首降德音特與昭雪其平章趙世延即與中丞多爾濟等一體中外共知理宜辨正況本官廟堂偉器柱石良材省臺出入垂三十年敭歷焦勞幸脫虎口似此老成葢未易屈指也江南行臺已嘗辯明如蒙奏聞擢用允愜輿情

辯廉使劉藻

繩愆糾繆固為憲治之常美化移風尤係人倫之重故
經典著子為父隱之訓而法律有許相容隱之文誠以
教化乃刑政之原而名義又教化之本使其干名犯義
訐證皆實其於治體所傷已多況有是非未分曲直不
辨抱沒齒之寃者乎聖朝明詔天下著為定例承宣奉
行者其可忽邪伏見前淮東道廉訪使劉藻皇慶元年
因揚州路包辦酒課不便本官力言議減瓶花價錢遂
忤衆意本道滿濟監司受訖酒户趙勝中統鈔三百定

經宿却行齎至公廳喚到與錢人趙勝等取問指出上下官府錢一十五百五十定内劉廉使下家口周来安鈔五十定就令趙勝等具狀首告此時并無劉廉使名字為周来安出外本官自行根喚送官省臺委官追問狀外逼問供指魯令周来安將鈔一百定過付本使收受未見虚實將劉廉使監收之後纔將周来安勘問勒指伊使本人不禁苦楚符同强証將劉廉使抑勒招承追贓到官事未結正欽遇原免延祐三年奉使宣巡撫

歷淮東耆老士庶幷趙勝等列名陳辯及淮東宣慰使
孫通奉等洞知情僞皆爲辯白於今有十餘年尚未改
正竊惟劉藻敭歷有年報効無愧凡平居之自守亦衆
人之稔知不幸枉被贓誣名節掃地含寃無訴垂老可
憐假使元贓果有即係奴證其主不惟有傷風化抑且
違別詔條甚非朝廷美教化厚風俗之初意況兼元狀
初無本官名字即係節次狀外展轉供指數目即此二
端則是非判然矣如蒙憫其無辜特與照勘改正庶幾

誣構得明而公論有在也

自劾

竊謂君親無將既載必誅之訓路馬不齒又昭有罰之文況惡逆亘古之罕聞宜臣子戴天之不共如元惡特實等狗彘之所不伍梟獍之所不為富貴薰心自不勝其飽煖鬼神奪魄俾偶遂其凶邪雖養豢之極深曾寇讐之不若履霜失辨留虎自防致大行之㬥崩實溥天之同憤傳諸道路蓋不忍言不惟詩書歷代之未聞誠

為國家百年之大變卑職等風聞未審心摧已深春秋之法人得而誅風紀之中責斯尤重豈敢顧影自惜背義忘恩但以乘輿未來控愬無所欲論列而上達念通進之難期兼同惡方布滿要津恐無益而徒啓他釁是以含怨忍恥度日如年庶覩清光少攄積恨茲者欽遇今上皇帝奮出宸斷張皇天威肆諸市朝大伸邦憲神人稱快億兆騰歡使綱常復明於今日乃社稷無疆之福然元惡特實身爲臺端妹爲君偶其同惡之賊或寒

微致相或宿衛承家休戚既同安危攸寄今擢髮不足以數其罪虀粉不足以報我仇止戮其身未快人意擬合將各賊照依古法盡誅本族其妹難居宮闈仍壞室汚宮以戒非常之變其餘但犯知情人等以次論罪卑職等為耳目之職任糾劾之司有所不知與知而不能得其詳及有所待而不即言皆合黜退

糾中丞等

人臣之惡莫大於無君春秋之義尤嚴於與國故漢誅

梁冀而其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誠以惡逆之人無罪可擬其惡人之徒雖有輕重不同而在所必論者也先王立法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宮室何知必壞必汚而後已以逆惡之所嘗居也居且若是而況官為臺察出其門下者乎元惡特實其罪彌天今雖誅戮門下人數在百司且不可其在風憲如中丞某者自宣徽院與之周旋繼而援引入臺由侍御遞陞是職比者本賊為惡之後將本官呼召馳驛前赴上都蓋親

聞其事矣本賊既為知院幸而出臺又於九月二十一日盛具鼎烹赴宅相賀悪逆如此忍猶媚之經歷某謟諛輕薄素非歷練阿附進用遂掌憲幕監察御史某某某皆非風紀之才徒為本賊牙爪而已其為門下衆所共知具呈聞奏區處施行

遼王

嘗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天子可以作此也朝廷仁厚相承匹夫但犯死罪有司再三詳讞必待奏可

乃敢施行宗王同姓為國藩屛任之固重至於生殺之大柄雖匹夫有罪亦不敢僭而況親族貴重出於匹夫萬萬者哉近按托布哈太子等嘗與惡逆此在聖上躬斷者尚且會集宗親共議處置比托克托遼王擅殺親族巴哩雅等實違太祖皇帝大法不聞有所處置内外無不憂疑若不早正其罪則號令倒置威權下移祖宗法度有所不行啓將来之釁實關宗社之大計者也卑職忝居言路義不容黙

索諾木

嘗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治天下如奸臣特們德爾蒙敵先朝專權政府包藏禍心離間宗室妄作威福誅害大臣使先帝子然宫中以致賊臣特實等乘釁為逆其子索諾木與其事兼本人陰險狡獪陷害臺諫附凶黨惡罪不容誅已經糾呈聞奏令奉命乃令杖决物議喧騰非示極刑㫄伸邦憲乞賜早正其罪仍命詞臣聲逆賊等罪惡昭告天下以快元元之心天下幸

甚

班丹等

嘗謂倭人不遠實妨日月之明早辨或虧必致氷霜之漸近者奸臣特們德爾之子班丹因取受李文郁等鈔定事覺奉旨追問徵贓到官徼幸遇免及刑部尚書不達實哩徽政院使哈扎爾巴哈等俱經斷罷追奪竄逐得罪朝廷之人理宜屏棄況班丹之兄巴爾濟蘇之欺君弟索諾木之爲逆俱已誅戮籍没家貲觀音努亦以贓

杖一百七十一門之内父子兄弟險愎惡凶無所不為今班丹既以不叙布達實哩哈扎爾巴哈等各曾經斷追奪流徒當杜門不出悔過思愆玆乃出入宫禁密近清光偃蹇軒昂靦然無愧聖天子即位之初親賢論道思致太平而此等奸凶豈宜在側其餘似此犯贓經斷之人即係一體宜從憲臺照勘閞奏屛黜實防微杜漸之一端也又班丹弟索珠見任翰林學士同修國史朝廷實録理宜嚴密其父子凶惡如此豈不載紀而令其

弟在中親與其事甚非所宜亦合明白開奏廢黜及無令出入宮禁天下幸甚

特們德爾門下等事

竊謂刑賞者人主之大柄有國盛衰之所係也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賞一人而天下勸者當其實也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滔滔橫流日復一日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天子之事也臣而盜弄所作雖當猶至於害家凶國況顛倒錯亂岸然横恣

者乎聖朝混一區宇以來言大奸邪必阿哈穆特僧格之徒如特們德爾者兼諸人而過之今治化更新之日其人雖亡其流毒遺惡傷國體而妨新政者何限無以變之則其流害恐未易竟也至若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備位臺輔而以短少糧數倉官所職之事追奪所受宣勑尤公論之不愜者其門下同惡之人先因本官事發一一斥逐其再入中書朦朧奏啓一一徵還濫授驟升非其才而忝要職者有之各人含其私恩必不能盡忠

於國昔梁冀既敗故吏賔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盖古今之共怒者也特們德爾之惡死有餘辜儌幸獲免雖是非邪正播告明白而天下之憤尚未少泄擬合剖棺戮屍將妻子家屬遷徙遠方以謝天下應被誅譴人數從省臺委官一一照勘有寃抑者即與昭雪沒亡者加以褒贈流竄者即與徵還黜罷者即與收録所追王毅等宣勅即與給付門下之人在風紀者其不可用固不待言其散在大小庶司職役者合照節次糾彈

姓名并延祐七年取回各人文案内數目及當時見在
兩都就用續用各人員取勘見數明示黜降其大師監
修國史傺佐通事譯史掾史宣使人等無非以賄得之
擬不叙録職官取充者止理舊資本府役過日月不與
准算則天下之人皆知公論之有在天網之不漏是非
邪正由是益明而奸邪之徒亦知所懲戒矣

惡黨論罪

近為特實惡逆狗彘之所不伍梟獍之所不為歴代之

所未聞天地人鬼之所共怒止戮其身未快人意合依古法盡誅本族壞室汚宮遣逐其妹其餘但犯知情賊徒等第論罪已嘗論列除特實之弟并子已行誅戮外其餘一切未蒙施行民心疑駭不滿所望竊謂國家有非常之變必以非常之法治之如特實者身為臺端兼領數職妹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情過骨肉其餘各賊皆累世富貴義同休戚而集賽官員又腹心股肱之托其赤子特穆爾徽賤匹夫位極宰輔子女玉帛房

室田園不可勝數榮遇眷養無以復加縱不報効忍為
寇讐自古宮闈之變未有若是之慘者興言及此痛心
隕絕待以常法可乎且尋常殺人罪必處斬各賊所犯
當何法以加之若尚且如此更無施行不惟神人歎望
威刑失宜繼今以往何以為國區區臣庶之心亦知大
臣必稟命聖上而聖上英斷必有以處之然而不可緩
也為今之計當一振威怒顯示大刑凡與特實同謀之
人皆合盡誅其族拆毀居室瀦為洿池其餘不係同謀

而但犯知情隨者等第論罪其家屬籍沒若留京師亦
非所宜合竄放遠惡地面女子分配彼中流囚男子在
彼居作永不放還特實之妹係是禍根勿令汚淤宮壼
即日逐出從朝廷議擬區處應係各賊門下人員盡數
照勘顯示黜斥如此則刑法適宜奸邪知畏神人稱快
國祚永康矣聖上踐祚之初首宜以服人心安百姓為
務此事既行則人心自服而百姓自安矣

至正集卷七十六